

布尔科的《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里说,在1450年前后的欧洲,文理科知识地位高,而贸易或生产这样的实用性知识则地位低下,不过他们后来及时地转向,“匠”字借着赛先生一路扬帆,后来居上;反观我们这儿的“土农工商”,却一直等不来真正蓬勃的佳期。按照欧洲的中古分类法,工匠是七种“机械技巧”的

开创者:制衣、造船、航海、农业、狩猎、医疗与演戏。也很凑巧,最近一股脑儿读了好几册“匠人”话题的书。

首先是紫砂壶大师顾景舟的新传记《布衣壶宗》。书里说得蛮带劲:紫砂泥是有“泥门”的。捶打前的泥沉睡着,木槌将它捶醒后泥门随即打开。所以在他的制壶过程中,“捶”是一个让泥复生的过程;又比如,他说不到万不得已时勿要在壶体上喷水,而是将坯放入套缸,一边搁块湿泥,借散发的潮气慢慢缓解坯的干燥。“壶若有命,先是泥命”,好细心的紫砂拟人化!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的《留住手艺》是另一本好书。他认为“手艺”最关键的一点,是干活时所用的

上海书展开幕那天,我打车去展场。车载电台正在实况转播奥运会女排中国队与巴西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出租车司机听得津津有味。我问比分是多少,他说2:2,现在进入了决胜局。我不由心一动,注意力也随着播音员紧张热烈的解说与现场的气氛跌宕起伏起来。

说句实话,除了世界杯与欧洲杯足球赛,如今的体育比赛直播我已基本不看,可能是我已过了费时熬夜观看某场体育比赛直播的年龄,热情大不如前。然而,体育的魅力却让我们无法忽视并感同身受,而这种魅力发挥到极致的代表就是中国女排。从上世纪80年代以郎平为代表的黄金一代勇夺五连冠,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的绝地反击,再度登上奥运会冠军领奖台,女排姑娘们一次次地让我们惊喜和感动。她们有巅峰时刻,也有低谷的黯淡,有骄人的辉煌,也有凋零季节,但那种百折不挠、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每每在关键时刻创造奇迹,唤醒我们心中的牵挂和希望。

就在出租车抵达展览中心之时,中国女排以3:2逆转夺冠大热门巴西女排,以小组第四名的身份闯进了半决赛,播音员兴奋地大喊:“中国女排赢了,她们创造了奇迹!”司机高兴地说:“郎平就是有能力。”

之后中国女排决战塞尔维亚女排,我看了直播。中国女排夺冠的那一刻,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不断,喜悦与感言齐飞,豪情共蓝天一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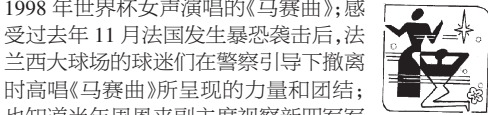
也是在这次书展,我供职的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反映法国大革命的翻译小说,责任编辑特意穿上了大革命时期的法军蓝色军服和拿破仑帽形帽,现场Cosplay,十分亮眼,引得现场读者纷纷拍照上传微信。我一时兴起,向她推荐了巴伦博伊姆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的柏辽兹改编版《马赛曲》。也许是女排胜利带来的好心情,晚上回到家,我点开手机中保存的柏辽兹改编版《马赛曲》音频,再次领略它那震撼人心的魅力。

《马赛曲》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无需多言。我们听过1998年世界杯女声演唱的《马赛曲》,感受过去年11月法国发生暴恐袭击后,法兰西大球场的球迷们正在警察引导下撤离时高唱《马赛曲》所呈现的力量和团结;也知道当年周恩来副主席视察新四军军部,陈毅在欢迎大会上清唱《马赛曲》的典故,但只有听过柏辽兹版的《马赛曲》,我才明白它的伟大与价值所在。柏辽兹运用他高超的配器手法,重新编配了这首乐曲,将其内涵发掘得淋漓尽致。男高音的领唱与合唱队的演唱激越壮美,相映生辉。尤其是结尾部分,柏辽兹减慢音乐速度,让男声的合唱变得肃穆深沉庄严,产生出感人肺腑的圣咏风格,音乐一下子升华到崇高境界。

音乐与体育的美往往令人情怀激荡。音乐以旋律与和声打动我们,体育以力量和速度激励我们。我们希望中国的体育健儿闪耀个性光芒,给我们庸常的生活带来愉悦,让我们的心灵在艺术之美、体育之美中得到哪怕片刻的升华,比如《马赛曲》,比如中国女排。

也说情怀

刘蔚



便显得“偏头偏脑”,略失灵动,却无一例外地凝聚着对至臻完美的渴求与劳作过程中的极大耐性,换言之,难拷贝、速成不出的时间印记被留在了“匠品”之上——不管它是一颗核桃,还是一座钢琴。而在此基础上的灵动,方是真的灵动。“手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在于,手总与心相连,而机器是无心的,有比手更神秘的机器存在吗?”柳宗悦的这句格言后,意大利人特伦迪也提出过“社会工厂”的理念,他有点忧地感慨生产被机械化后,劳动者就不必使用技术了,因为与身体、灵魂相关的事情已然变为可计量的生产价值。就拿当下举例,顾景舟对待泥壶如生命般的细致,有哪家工厂肯费心思去做?若那样做了,效益何在?我想,《留住手艺》里所言“宫殿木匠寻找大口径丝柏的执着”或是“为织布而采的藤茎,每割五十公斤才做出二公斤的丝线”,所叹息的大约是同一类文明困境。

当然还有更多“匠人”话题的书可以谈:张景祥《一代匠人》、申赋渔《匠人》与美国作家理查德·桑内特的《匠人》,这三册同题异旨,恰好映照出东西方各阶层匠人的相近和差异。如果说申赋渔的《匠人》宛如一本优美的少年时代回忆录,张景祥的小说化叙述同样贴近乡土民俗,那么桑内特的

《匠人》洋溢出了堪称天壤之别的欧式主体性思维。我觉得国内这两册抹不开悲悲的调子,是因为都在暗示命运高于手艺,或者说任何一门手艺莫不服从了命运的指派。桑内特呢,在不厌其烦地剖析了一大批从抹灰匠到程序员员的“匠艺”行业后(细致到将技艺本身分阶段为“从显性知识内化渐变为隐性知识”;或将专家分作社交型与反社交型),总结道匠人确有许多无奈、烦恼与委屈,尤其在某类作坊兴衰交替之时……但是,师徒间小小知识技能的薪火相续确能默默濡染出一个国家的面貌,亦会修复上一时代所留下的种种积弊。你恍然大悟:这一俗称“土农工商”的群体竟是生活在阻力中的无名英雄。如此观

又是一个周一的早晨,我启动车子引擎,在车子的轰鸣声中,一如既往地行驶在上班途中……

上下班高峰时间难免堵车,我透过车窗远远望去,周围的一切依旧那么地熟悉,长龙般的车流依旧缓慢向前方蜿蜒。于是,我按习惯打开车载收音机,漫无目的地搜索起电台频率,以缓解“堵车不得不等待的无奈”。偶然间,广播里一段行云流水般的古筝背景音乐和主持人清新悦耳的声音缓缓传入耳际:“听众朋友,中华文化中的汉语成语,据史料记载有5万多条,而历史典故中带

裘法祖院士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是我国普通外科奠基人之一。他还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期刊——《大众医学》。他提出“让医学归于大众的口号”,认为任何科研的核心都是病人,任何科研成果都要回归临床,为病人服务。

1946年底,应《科学大众》杂志王天一主编邀请,裘法祖在杂志内开设了一个“医学问答”专栏,引起广大群众极大兴趣,询问医学和疾病问题的读者来信如雪花般飘来,裘法祖意识到,中国人民是多么渴望了解医学科学知识,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可以供老百姓阅读的医学通俗刊物。裘法祖萌生了创办《大众医学》的念头。

在同学过晋源和谢毓晋的支持下,裘法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组织了一个编委会,同时邀请了几位院外校友参加,包括当时在上海医学院任教的著名病理学家谷镜开教授。经过短时间的积极筹备,《大众医学》创刊号于1948年8月25日正式出版。之后,《大众医学》每月出版一期,逢单月出普通号,双月出专号,每期约6万字。文字深入浅出,多为短文,附有多幅简明插图,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大众医学》每月销量高达20万~30万册,是当时最“走红”的刊物。



五色晨光 (水彩画) 黄志刚

察下来,桑内特对“匠人”内涵的理清真比这边厢的著作要勇敢与冷静太多。

要我说,“小狡黠”的桑内特其实有意无意地将匠艺的边界扩大化了。这也怨不得他,大概是罗素首先将手工和体力劳动宽泛为了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工作应该被看作是幸福的源泉还是不幸的源泉,尚是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但几乎没有别的东西能像一件建设性劳动一样,更易于治好仇恨的恶习。任何人只要他是自己工作的主人,他便能感到这一点……”然而他幽默接上的一句又激起了遐想:“不管决定做什么,我们总感到一定有其他某种更快快乐的事可去做,这便有了苦闷。”哇,既是哲人,自由回转的本事那才叫一个聪慧!

“条”字的成语有井井有条、条分缕析、慢条斯理等。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有条不紊”。

成语“有条不紊”背后的历史故事是:商朝时期,国都在黄河北岸,

上班路上听点典故

周宇博

经常遭受水灾,商汤的第9代孙子盘庚为避免水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决心迁都到黄河以南的殷地去,贵族们担心迁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盘庚说,只要听从他的命令就会有有条不紊,经过努力终于迁都到殷。以往开会学习,常会听到“工作

1958年夏,由于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裘法祖教授随同济医学院整体迁到了武汉,《大众医学》的编辑工作也就移交给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同志。之后,《大众医学》由于种种原因停刊了,一停就是十几年。在这十几年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收到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要求复刊的来信。在卫生部前部长钱信忠同志的支持下,《大众医学》终于在1978年7月复刊了。复刊后,身在

裘法祖与《大众医学》

黄蕙

武汉的裘法祖教授依然心系《大众医学》。多年来,他一直把《大众医学》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经常通过电话对杂志的内容、编排形式提出中肯意见和建议。1988年,在《大众医学》杂志40周年庆典的时候,裘法祖专程去上海参加庆典,还把自己珍藏的一套自1948年创刊到1959年停刊、共130本《大众医学》杂志悉数赠送给《大众医学》编辑部。

2004年,裘法祖迎来了他从医65周年暨90寿辰,当谈起自己的从医路时,裘法祖表示:“我的一生,其实只做了三件事,第一

前阵子在新闻中又看到了雷暴天气里有人因为不懂防护知识被雷电击中的消息,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每年的雷电灾害都会造成很高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从前上海八九月的下午有时乌云满天,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后的街上积满了水,一群小囡开心地在脏兮兮的街头涨出的雨水里蹒跚踱步,弄堂话叫“划杜(大水)”,下雨的童谣是:“落雨勒,打烊勒,小八辣子开会勒!”听到某个小囡一叫,大家纷纷逃回家去,我反而喜欢在大雷雨时来到街边观雨,先是看满街蜻蜓乱舞,很是壮观,蜻蜓那透明的羽翼和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煞是好看,接着是天昏地暗,恍如黑夜来临,大风刮起尘土飞扬,凉飕飕的把暑气炎热赶个精光,好像吃块冰激凌,真是两肋生风,无上清凉,听外婆说:“乌头风,白头雨,西南阵头雨势大,单过也要落三寸。”

雷雨天通常伴随着滂沱大雨或冰雹,这是强对流天气系统。老上海旧籍记载几次重大雷击灾害:明代嘉靖七年某日,嘉定某乡被雷击毙7人,死者有跪有伏,或焦头黑脸或通体乌黑。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晨,豫园银杏树遭雷击,震死一毒蛇,江湾镇古树被雷劈,一条大毒蛇被击毙。民国12年5月13日,龙门路遭雷火烧毁3个店家,死13人。民国16年9月2日,雷击龙华塔,5、6、7层塔柱击毁,塔基开裂,塔上有人死伤。1948年8月10日下午闸北某厂遭雷击被焚,死伤92人……

1970年我在江西插队,夏季某日午后,远处山上乌云笼罩,在田里干活的农人急急奔回村里,我有塑料雨衣不想走,见天色渐渐变暗,四野杳无人迹,山麓边一棵老枫树被风刮得摇摇晃晃,一阵黑风呼啸而过,白色的暴雨当即临头,一如古诗描写:“雷车动地电火明,急雨骤作盆盆倾。”闪电伴着惊雷炸响,山上一棵松树被劈断,火团夹着青烟,吓得我灵魂出窍,猛然想起《十万个为什么》书中说,遇雷电人不能站在空旷处,危险!我双脚踩在水田里,那得赶紧蹲下,头要压低,只觉得雨点带冰雹像拳头砸在我背上,隐隐作痛,雷电在我周围轰隆隆地发出巨响,心想这下完啦,前几天听老乡说某村三个农民过木桥,一个闪电响雷炸死中间一个,被人抬到柴屋里叫几个木匠拼命刨出杉木刨花往遇难人身上堆,说是可以让死者起死回生,其实是迷信……我偷偷地往四周一看,白茫茫一片水幕,雷暴中闪着电光,好像世界末日的宇宙中只有我一个人,又像是梦境,非常惊恐,19岁的我第一次在野外遭遇到这样的尴尬境地,这可怕的一刻也是我感觉到人生度过最漫长的时辰,这是我的“荒野求生”吧?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雨歇雷声渐小,天空放亮,涧水轰然,山鸟鸣叫,雨后的田野,远山白雾茫茫,近草水色粼粼,阳光下一条彩虹飘向景色如画的溪边,我感悟到,人生,要经过磨难才能体会到阳光灿烂的喜悦,人生的道路要多遇些曲折和困苦,才知道知足常乐的含义,感谢大自然为我补上了这一课!

要有有条不紊”、“大家干活要有有条不紊地配合”等诸如此类的话语,原来这个成语早在商朝就已经“问世”,并且还一个鲜为人知的典故出处。不知不觉间,前方道路已然通畅,我一边锁定频率,一边继续前行。

我不通音律、难登大雅,又自感“愚拙”,难参大事,却唯独偏爱历史与文学。现在每天早上7点,我都会准时收听FM102.7的“读历史典故 听做人哲理”板块,在上班途中的“小”车里,听成语典故,学学历史知识,明晰做人的道理,深感受益匪浅,而这股“清新”之风的加入,在让听众赏心悦“耳”的同时也能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可谓一举两得也!

件事就是创办了我国第一本医学科普刊物《大众医学》。”

裘法祖将《大众医学》比作中国医学科普的“干细胞”,他认为现在的很多科普都是由《大众医学》这个干细胞派生出来的。他为《大众医学》所取得的卓越成绩而感到骄傲,更相信《大众医学》的卓越成就将伴随他,他也对《大众医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大众医学》一定要登载很好的文章,一定要深入浅出,一定要科学,一定要与时俱进,一定要贯彻“让医学归于大众”这个崇高宗旨,让大众更多地接受健康新观念,了解医学新知识,知道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如何早期认识常见疾病的各种征象,从而达到“最好的医生是自己”的目标。2008年6月14日,裘法祖教授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5岁。

时光荏苒,已近耄耋之年的《大众医学》经历并见证了我国医学科普事业从萌芽到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光辉历程。如今,在这个媒体融合的新时代,她更以饱满的热情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续写着医学科普的新篇章。

明刊任大霖与《少年文艺》的故事。

十日谈
名人与名利



夜光杯